



攻勢崇拜一九一四與二〇一四： 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美國對外行為

楊仕樂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

摘要

四種當代的現實主義可用於解釋當前的美國對外行為，攻勢與守勢的新現實主義，以及攻勢與守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四種現實主義相互比較之下，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似乎是最合適的：美國廣土眾民又為遠海與其他強權阻隔，是舉世安全最充足的強權，再加上核子嚇阻，體系並不驅使美國擴張。美國之所以還是不時有些擴張之舉，諸如海外軍事行動與軍力部署，其實是來自那些能因為衝突而獲利的團體，也就是「軍工複合體」有意或無意所塑造與鼓吹，這正是所謂的「攻勢崇拜」。

關鍵詞：

攻勢新現實主義、守勢新現實主義、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美國對外行為



CULT OF OFFENSIVE 1914 AND 2014: DEFENSIV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US FOREIGN BEHAVIOR

Yang, Shih-Yue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Four contemporary realism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current behavior of the US: new offensive/defensive neo-realism and offensive/defensive neo-classical realism. Among them, the defensive neoclassical realism seems to provide the most appropriate explanation. With its huge territories, ocean barriers, and nuclear deterrence, the US is the most secure great power on the Earth, and there is thus no systemic pressure for the US to expand. Nonetheless, the US conducts some expansions from time to time, such a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deployment overseas. These activities are promoted and advocated, whether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by the so-called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those who can profit from expansions. This is exactly the “Cult of Offensive” described by defensive neoclassical realism.

Keywords:

Offensive Neo-realism, Defensive Neo-realism, Offensive Neo-classical Realism, Defensive Neo-classical Realism, US Foreign Behavior



壹、前言

作為關注「強權」的理論學派，現實主義除了尋求對眾多強權的通則化解釋，美國這世界首強無疑是最重要也最無可迴避的主題。現實主義能否有效解釋當前的美國對外行爲，¹好讓世人可據以展望未來？四種當代的現實主義可供選擇，攻勢與守勢的新現實主義，以及攻勢與守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²新現實主義專注於體系層次的分析。其中，攻勢新現實主義認為，強權在無政府狀態下就得尋求權力的最大化；守勢新現實主義則認為，強權在無政府狀態下只需保持既有的權力即可。新古典現實主義則在體系層次之外加入單元層次的分析。其中，攻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強權在無政府狀態下雖得尋求權力的最大化，但卻會因為內政上的掣肘而無法有效行動，錯失擴張良機；守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則認為，強權在無政府狀態下只需保持既有的權力即可，但卻會因為內政上的不良而發動了無謂的擴張，適得其反甚至自取滅亡。

對此，本文主張，這四種不同的現實主義，其實並非是對一個相同狀況的四種不同競爭解釋，而是分別描繪了四種不同的狀況。攻勢的新現實主義，適用於順應體系的驅使而擴張的強權；守勢的新現實

¹ 理論對於行爲的解釋並不求鉅細靡遺、無所不包，而講求簡單扼要，這也是本文論述的指導原則。關於理論的性質，可見：Kenneth N. Waltz, "Realism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71-76;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30, 334-335, 339-340.

² 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2001), pp. 128-161;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 150. 不過，本文所探討的主題只是美國對外行爲，而非整個體系的整體狀況。因此，即使是攻勢與守勢的新現實主義，本文均僅討論其外交政策理論的層面，至於攻勢與守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則本屬於外交政策理論的範疇。可參閱：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另外，本文著重於理論的探討，故不對美國對外行爲作長篇細節的敘述。



主義所描繪，適用於順應體系的驅使而不擴張的強權；攻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適用於體系驅使他擴張，卻因為內政上的掣肘而沒能掌握機會擴張的強權；守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則適用體系不驅使他擴張，卻因為內政上的不良而擴張的強權。經過比較之後，以上四種狀況，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最適合用於解釋當前美國的對外行爲：美國廣土眾民又爲遠海與其他強權所阻隔，³是舉世安全最充足的強權，再加上核子嚇阻，體系並不驅使美國擴張。美國之所以還是不時有一些擴張之舉，諸如軍備擴建、海外軍事行動、與軍力部署，其實是來自那些能因爲衝突獲利的團體，也就是「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有意或無意所塑造與鼓吹，這正是所謂的「攻勢崇拜」(Cult of Offensive)。2014年是一次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攻勢崇拜」一說本來也最常以一次大戰爲實例，⁴但相較之下，最近一百多年來美國的對外行爲，恐怕會是「攻勢崇拜」的更佳代言人。

本文將分爲以下幾個部分進行。首先，本文依照時間序，探討迄今有關四種現實主義的主要爭論焦點，指出其不恰當之處。接者，本文則繼續闡明，四種現實主義其實不是對一個狀況的四種不同解釋，而是分別描繪了四種不同的狀況。再來，本文比較四種現實主義對美國的對外行爲的解釋，發覺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相對來說是最爲恰當。最後，則是結論。

³ 從這些有關地理與科技的因素來分析，源於一般所稱的「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可參閱：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George H.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7);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4 (Summer 1995), pp. 660-691.

⁴ 「攻勢崇拜」(Cult of Offensive)，是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重點論述，指軍工複合體爲了自身的利益，而鼓吹攻勢性的軍事準備，甚至成爲盲目的信念。這是因爲攻勢性的軍事準備，往往需要更多的兵力與武器，而有利於軍工複合體。見：Jack L. Snyder,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 of 1914*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Jack L. 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Summer 1984), pp. 108-146;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Summer 1984), pp. 58-107.



貳、現實主義中的區別與爭論

關於當今四種現實主義的爭論已延續多年，相關文獻也十分豐富，⁵本文不擬再做窮盡、詳細的重述，而僅就其中一些未盡的討論再作分析。大體上，這四種現實主義的爭論，雖然有涉及新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區別，但主要仍偏重在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的區隔。⁶於此，按照時間的脈絡，迄今大約出現過五種劃分標準，但都存有一定的問題。

一、「攻勢行動」或「守勢行動」比較能促進安全？

首創攻勢、守勢現實主義之分的施奈德 (Jack Snyder) 主張，現實主義都同意在無政府狀態下，強權首要動機是追求安全，但攻勢現實主義認為，求取安全的最佳方法是採取「攻勢行動」(offensive action)；而守勢現實主義則否，認為求取安全最佳的方法是採取「守勢行動」(defensive action)。⁷然而，這種區別卻是不恰當的。畢竟，國際關係研究之所以要建立理論，就是為了幫助我們瞭解國為什麼會採取某種行動。在這樣的理論中，設定「對結果的偏好」(preference over outcomes) 並無可厚非，現實主義可以假設強權偏好生存甚於毀滅、安全甚於不安，這是不證自明的。⁸但是，為了生存與安全，強權會如何行動？是

⁵ 綜合評述可詳見：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1期，2005年1、2月，頁115-140；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42卷2期，2003年3、4月，頁1-21。

⁶ 這也是為何需要較精確的將現實主義分成四種。然而，即使如此仍未能完全化解爭議與誤會。見：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p. 128-161.

⁷ 唯施奈德原先使用的名稱係「侵略性現實主義」(Aggressive Realism) 與「守勢現實主義」。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⁸ 強權若不偏好生存，那這樣的強權就會逐漸在體系中自願地消失而不再是行為者，因此現實主義可以假定「生存」是強權的最基本的國家利益，但在此之外究竟何者也算國家利益，則相對多變。可見：林碧炤，〈國家利益與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學報》，第6期，1988年，頁87-90。



偏好採用攻勢行動還是守勢行動？這其實是隨情勢演變而異。⁹究竟是視什麼狀況而定呢？這正是理論所該解釋的，也就不能以「對行動的偏好」(preference over actions)的假設來處理。¹⁰無政府狀態只是體系中的「常數」(constant)，¹¹強權在無政府狀態下，於攻勢行動與守勢行動間如何選擇，現實主義必須找出他「變數」(variable)來解釋，¹²而不能單純假設強權偏好哪一種。

二、因為「有能力」或「有必要」而擴張？

施奈德提出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分別，而他自己則主張守勢現實主義。這引起了薩卡利亞 (Fareed Zakaria) 的反駁，並提出了另一種區分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標準：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強權是因為「有能力」而擴張，至於守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強權是在「有必要」時擴張。¹³然而，這種區分方式也不恰當。畢竟，「有『能力』」與「有『必要』」兩個條件其實缺一不可。如果說，強權並無必要而只是因為有能力就擴張，這無異於「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 將強權擴張的根源，歸因於「人性」對於權力的渴望 (lust for power)，不斷追求權力

⁹ Kenneth N. Waltz 著，信強譯，蘇長和校，《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0。

¹⁰ 從此不難發現，施奈德區分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標準，幾乎可說是重蹈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爭辯的覆轍。新現實主義主張強權在乎相對的權力位置，因而重視「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合作的可能性是悲觀的；而新自由主義則認為強權在乎將自己的獲利最大化，也就是「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合作的可能性是樂觀的。這種爭執根本是倒果為因的錯誤，強權究竟在乎相對抑或絕對獲益才是需要被解釋的，重要的是強權究竟在「什麼條件下」會在乎相對或絕對獲益，不能只是單單主張強權在意絕對或相對獲益。此一批判，對於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攻勢行動」與「守勢行動」之爭，實在是一樣地貼切。見：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 - 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 335-337.

¹¹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4.

¹² Greg Cashman, *What Causes Wa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3), p. 228.

¹³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91-196.



本身就是目的，¹⁴這種論點在科學上難以檢證已不為學界所接受。¹⁵當代的現實主義，究竟都還是遵循華茲 (Kenneth N. Waltz) 所提倡，外在環境壓力制約單元行為的思路，將強權擴張的根源歸因於可客觀檢定的國際間無政府狀態 (anarchy)。¹⁶這種因為環境所迫而得擴張的邏輯，的確就是說強權是「有必要」而擴張，但同樣的道理，若僅是有必要而無能力，或是說沒有適當的機會，強權也還是無法擴張的。於是乎，就算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的常態而使強權一直都有必要擴張，強權在何時才會有能力，或是才會有適當的機會？現實主義還是必須找出變數來解釋。

三、體系「總是」或「只在特定情況下」使國家擴張？

薩卡利亞之後，塔利亞菲羅 (Jeffery W. Taliaferro) 則主張，攻勢現實主義主張無政府狀態「總是」促使強權擴張；而守勢現實主義則認為無政府狀態只在「特定情況」下才促使強權擴張。¹⁷然而，這種區別卻也還是不恰當。一方面來看，無政府狀態即使只在「特定情況下」促使強權擴張，最後仍「總是」促使強權擴張，這是因為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使然。強權會擴張就是因為看到了遙遠的未來，¹⁸即使無政府狀態一時不促時強權擴張，強權仍必須為未來可能的轉變預作準備。但反過來看，即使無政府狀態「總是」促使強權擴張，這種壓力的強弱仍有程度的不同，「總是」促使強權擴張並不代表壓力「總是『很大』」。即使同樣是無政府狀態還是有不同

¹⁴ 當然，薩卡利亞主張，他自己提出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就是屬於古典現實主義的範疇。見：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4, 29.

¹⁵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 不過，也有嘗試以演化論科學化檢驗「人性」的企圖，見：Bradley A.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Fall 2000), pp. 124-151.

¹⁶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¹⁷ 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pp. 128-129.

¹⁸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 1 (Summer 2000), p. 40.



的類型，¹⁹一種無政府狀態的體系仍可以比另一種更險惡或溫和，而給予國家較多或較少擴張的動機。還是一樣的，無政府狀態只是體系中的常數，它只能說明常態而不能解釋改變，變數需要以變數才能來解釋。理論所該作的，仍舊是指出究竟在「什麼條件之下」強權會採取擴張。²⁰

四、權力「多多益善」或「足夠就好」？

米爾夏麥爾（John J. Mearsheimer）也從對無政府狀態所產生壓力的不同解讀，來劃分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米爾夏麥爾認為，現實主義都同意強權在無政府狀態下都得生存，但為了生存，攻勢現實主義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強權需要的權力是「多多益善」，而守勢現實主義則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強權所需要的權力「並不比它已有的多太多」。²¹然而，這種區別卻也還是不恰當。畢竟，過少的權力雖易於誘使他國進犯，但過多的權力也可能會招致他國聯手圍剿，未必就有利於生存。²²何況，就算強權需要的權力真的是多多益善，強權也不是時時能擴張，而得經過精心的利弊得失算計。²³從此可見，強權到底需要多少權力，還是得「視情況而定」。意即，國家究竟需要不斷增加權力，還是維持既有足量適中的權力，都只是為了維持生存的方法，主張國家想要權力的多寡，還是屬於對「行動偏好」的假設。還是一樣的，在無政府狀態的常數之下，強權於攻勢行動與守勢行動間究竟如何選擇，現實主義必須找出變數來解釋，而不是單純假設強權偏好

¹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0.

²⁰ 葛雷瑟（Charles L. Glaser）便曾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他認為守勢現實主義一詞的使用並不適當，而應稱之為「視情況而定的現實主義」（Contingent Realism），但現實主義既然想解釋強權行為的變化與取捨，當然都得是「視情況而定」的。見：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October 1997), p. 189.

²¹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21-22.

²²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0.

²³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37.



哪一種。

五、擴張的原因來自「體系」層級或「單元」層級？

沿襲著前述的區分標準，李伯(Keir A. Lieber)則主張，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區別，就在於促使強權擴張的來源不同。攻勢現實主義認為這來源是在體系層級，無政府狀態就促使強權擴張；守勢現實主義則認，這來源是在單元層級，是內政因素促使強權擴張。²⁴然而，這種區別扭曲了守勢現實主義的本意，比前述的區分標準還要不恰當。這種誤會一直伴隨著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爭執。早在薩卡利亞批評施奈德的守勢現實主義時，他就指控施奈德的理論凸顯了守勢現實主義的普遍想法：無政府狀態下，體系中「安全充足」(security plentiful)，驅使強權趨向溫和、適中的行為，但強權卻因內政的不良而沒有學到「該學」(should learn)的教訓，總是超過此一限度而過度擴張、適得其反。薩卡利亞指責，如此的見解是誤解了體系的壓力，才只能在單元層級尋求解釋，是錯把「理性」(rationality)當作「先見之明」(foresight)，是將施奈德自己理想主義式的規範性假設(強權「不該」擴張太多)，「偷渡」(smuggling)進了現實主義。²⁵從一方面來看，薩卡利亞的批評的確是反映了施奈德論點的缺陷：施奈德所要解釋的是「『過度』擴張」(over expansion)，但卻以擴張的最後失敗來界定。問題是，就算並不過度的擴張，仍可能因執行時的失誤而失敗，施奈德卻將兩者混為一談，認為擴張幾乎都是過度的，實流於事後諸葛。²⁶但在另一方面，施奈德「過度」擴張的論點，雖使他將擴張「過度」的部分都歸因於體系之外的內政因素，但既有「過度」就表示也有「適度」，適度擴張仍是體系壓力的驅使。到底怎樣算是「過度」，怎樣又是「適度」？這也得視情況而定，需要變數才能解釋，不能只在無政

²⁴ Jack Snyder & Keir A. Lieber, "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Summer 2008), pp. 174-194.

²⁵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91-196.

²⁶ 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第18期，2003年，頁54。



府狀態這常數上打轉。

參、四種現實主義：四種狀況

綜合以上五種主要的分別後可以發現，當前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爭議，無論用怎樣的語句表述，一言以蔽之，癥結就是在於對無政府狀態這常數所產生的壓力有不同解讀，而在同時忘卻了無政府狀態其實並不只一種，並未將注意力放在常數之外的變數。

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者們這樣爭執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壓力究竟為何，其實正如布魯克斯（Stephen G. Brooks）所言，只是以無政府狀態此一科學化的外觀，來包裝他們對於某種特定心態的依賴，還是退回到古典現實主義歸因於「人性」的老路。²⁷同樣在無政府狀態下，強權究竟該怎麼行事？這就像同樣是在沙漠裡看到半瓶水，到底是「真糟，只剩半瓶」，亦或是「還好，還有半瓶」？這是心態悲觀或樂觀的不同，而這也正對應著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²⁸套用薩卡利亞對施奈德的批評，如果說守勢現實主義的著作，是其作者們把自己樂觀的心態偷渡進現實主義；則攻勢現實主義的著作，又何嘗不是其作者們把自己悲觀的心態給偷渡進現實主義呢？

其實，既然同樣是無政府狀態還是會有所不同，強權在無政府狀態下究竟該悲觀或樂觀，自然也還是得看狀況而定。這正如林瓊斯（Sean M. Lynn-Jones）所言，無政府狀態裡就算安全真的充足，也不是「隨時」對「每一個」強權都一樣。²⁹同樣是在沙漠裡看到半瓶水，如果是

²⁷ 布魯克斯（Stephen G. Brooks）亦以「可能性／或然率」（possibility/probability）概念而將現實主義分為：認為無政府狀態下戰爭總是有可能的「新現實主義」；以及認為無政府狀態下戰爭或然率有高有低的「後古典現實主義」（Postclassical Realism）。這兩種現實主義類別的區分，便類似於一般攻勢、守勢現實主義的區分。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7-450.

²⁸ 以「悲觀」與「樂觀」對應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名稱，可見：Robert G. Kaufmann,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4 (Summer 1994). p. 683.

²⁹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 175-176.



很大一個瓶子的半瓶，綠洲也在不遠之處，這樣的情況並不需要悲觀；但若是很小一個瓶子的半瓶，綠洲又還在遠方，這樣的情況則不容樂觀。當然了，就是站在攻勢現實主義悲觀的心態上，即使是最樂觀的情況也可能瞬間變糟，沙漠中大半瓶水要是不小心打破打翻怎麼辦？以為就在附近的綠洲如果只是海市蜃樓怎麼辦？強權只好時時作「最壞狀況」的打算 (worst case scenario)。³⁰但是，這樣不管情況如何，一律以最壞狀況來應對的方式，並非是對環境的正確回應。畢竟，每種行為都有其「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即使危險發生的機率很低仍採取最壞狀況來應對，就得付出高昂的機會成本而受害。如同「杞人憂天」的成語所形容，各種天災人禍無論發生機率多麼的低確總是有那個可能，但若有人因此就真的隨時都作最壞狀況打算，天天都足不出戶，深挖洞、廣積糧，那還如何工作生活呢？所以，如何回應環境的不同，也得視情況而定。

這樣的說法，似乎是肯定守勢現實主義而否定攻勢現實主義，但並非如此。正因為強權該如何在無政府狀態下行動得視情況而定，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的優劣，其實也是得視情況而定。如果體系的狀況就是惡劣而促使某一個強權擴張，則攻勢現實主義悲觀的論點，對這樣的強權就是適用的；如體系的狀況就是溫和而不促使某一個強權擴張，則守勢現實主義樂觀的論點，對這樣的強權就是適用的。依循這同樣的道理就不難發現，新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優劣，也是視情況而定。體系的狀況會促使強權行動，但強權所採取的行動未必就一定順應體系的壓力。從守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體系不促使他擴張的強權仍可能擴張或說過度擴張；同樣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體系促使他擴張的強權也一樣可能不擴張或說擴張不足。³¹當強權的行為順應體系的壓力時，的確只要採取新現實主義的體系層級角度，只分析系強權在體系中所處的狀況，就可以解釋強權的行為；但

³⁰ David M.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pp. 1-40.

³¹ 換言之，在新現實主義的體系層級的分析之外，還需新古典現實主義這樣加入單元層級的分析，會遭遇這樣情形者並不限於守勢的現實主義，攻勢的現實主義亦然。只是，守勢現實主義在此卻受到較多的批評。可參閱：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16-34.



當強權的行爲違抗體系的壓力時，就得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體系層級加上單元層級的角度，一方面分析系強權在體系中所處的狀況，另一方面也分析強權的內政如何使強權不順應體系的壓力。當然，只要時間久了，強權不順應體系壓力的行爲，終究會受到體系的懲罰而消失，³²站在這樣長期弘觀的角度，並不需要單元層級的分析；但是，不同的強權承受這種懲罰的能力與意願都不相同，在違背體系壓力的行爲最終消失以前，這樣比較短期微觀的角度，就不能只依靠體系層級的分析。³³

肆、四種現實主義解釋的競爭：刪去法

綜合前文可知，攻勢新現實主義、守勢新現實主義、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這四種當代的現實主義，其實是沒有高下之別的，他們並非是對同一狀況的四種不同解讀，而是分別描述了四種不同狀況。也許在實證上，這四種狀況可能是某一種出現的比較多，但在邏輯上它們都是一樣的合理。既然有這四狀況與所對應的四種現實主義，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當前美國的對外行爲，究竟屬於四種中的哪一種呢？哪一種現實主義最能予以解釋呢？

第一眼看來，守勢新現實主義似乎很合適。以客觀條件來說，美國的確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強權。³⁴美國擁有廣闊的領土與豐富的資源，氣候適宜而人力充沛，經濟富裕且能自給自足，東西方更有大洋的屏障，南北方雖有陸上鄰國但均非強權，美國可謂處於一個以整個北美洲精華地帶爲單位的天然要塞之中。³⁵美國優越的安全保障在

³²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4-78.

³³ 有關是否需要加入單元層級的分析，可參閱：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7-53;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54-57; Colin Elman, “Cause, Effect, and Consistency: A Response to Kenneth Waltz,”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58-61

³⁴ 其實，攻勢現實主義的薩卡利亞自己也認爲，美國的條件的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強權。見：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p. 87, 176.

³⁵ Pierre Bélanger and Alexander Scott Arroyo, “Logistics Islands: The Global Supply



核子武器出現後是受到衝擊，但隨著核子武器發展漸漸達到瓶頸，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已然形成：小型而機動化的飛彈可具備洲際射程，由車輛或潛艦機動裝載，游動於廣大的陸地與海洋間，根本無法在發射前予以摧毀，而其飛行速度之快、彈頭數量之多，一個強權只要擁有足夠數量的彈頭，即可保證穿透任何可能的攔截，有了這樣的報復能力，強權的生存即有終極的保障。³⁶

上述守勢新現實主義的論點，必遭攻勢新現實主義以「最壞狀況」來反駁。就算美國目前安全十分充足，未來還是有可能變得不足，廣土眾民、遠海阻隔、核子嚇阻都還不是絕對安全的保證，美國還是得防患未然、未雨綢繆。既然如此，美國就更是得趁他還是世界首強時不斷擴張，這也是美國為何還要從他北美洲的巨大天然要塞出擊，涉足世界各處建立殖民地、發展軍備武力、設置軍事基地、直接或間接進行戰爭。從十九世紀末的美西戰爭，接下來的兩次大戰，而後是韓戰、越戰，到雷根政府（Reagan Administration）時代與蘇聯的軍備競賽，甚至是最近十年的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ism），這些活動就算有些不必要而過度，其實都還是為了替「最壞狀況」預作準備。此說乍看之下的確簡潔有力，但卻會遭到兩個困難。

一方面，是前文所提及的「機會成本」問題。安全的狀況的確可能變糟，但在變遭以前就先以變遭後的狀況來處理，就會付出機會成本而使美國自己受害。廣土眾民的美國的確還是可能面臨資源的枯竭，但在既有資源枯竭以前，搶先搶佔還難以開發或開發入不敷出的資源，就像是商家滯銷的存貨一樣，是將眼前的力量先消耗於還無法收穫的場域。遠海阻隔與核子嚇阻的保護，的確可能因為新科技的出現而被打破，如同核子武器一開始的作用。然而，在科技巨幅改變以前，在核子嚇阻的態勢之下，擴充軍備並無法取得軍事優勢反而傷害

Archipelago and the Topologies of Defense,” *PRISM*, Vol. 3, No. 4 (September 2012), pp. 54-75.

³⁶ Eric Mlyn, “U.S. Nuclear Policy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in TV Paul, Richard J. Harknett, James J. Wirtzt, eds., *The Absolute Weapon Revisited: Nuclear Arms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 189-21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7, 2010, <<http://www.defense.gov/npr/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p. ix.



經濟發展，且這些多建立的軍備在科技巨變之後，也將落伍無用。

另一方面，如果真要按照「最壞狀況」假定來行事，美國迄今的行為並不符合體系壓力所驅使。如果美國目前在體系中所擁有的還不足夠保障其安全，那麼美國早該有的行動，應該是延續其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從大西洋岸一路擴張至太平洋岸的態勢，繼續攻佔加拿大與墨西哥，甚至佔領整個中美洲與南美洲北岸，讓加勒比海完全成爲美國的內海。這些地帶資源豐富且近在咫尺，³⁷遠比美國遠渡重洋向海外擴張要有利。也許人們可以反駁道，美國已經透過其他政治、經濟、軍事的手段，實現了它在西半球的全面宰制。但，既然是宰制，又爲何還會有古巴、偉內瑞拉這樣在美國後院旗幟鮮明的反美國家？何況，現在這些接受美國控制的國家，同樣有可能受到其他國家威脅利誘而倒戈，如同一次大戰時代德國曾經企圖拉攏墨西哥。直接佔領才是最保險的控制，這不才是真正在應對「最壞狀況」嗎？

結果，爲了解釋美國這些不合體系驅使的行為，還是得尋求單元層級的內政因素解釋，攻勢新現實主義於是成了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在體系驅使下，美國雖然需要繼續擴張，但卻因內政的限制而無法有效行動。前文所述的薩卡利亞就是如此認爲。他表示，既然美國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就已是如此安全卻還是有擴張，可見體系就是如攻勢新現實主義所說，就是迫使強權不斷擴張，強權是因爲有能力而擴張。既然美國是如此強大卻未必順應體系的壓力而擴張，那就是政府效能不彰無法有效行動所致，隨著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政府效能大增，美國的擴張次數也隨之增加，是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典型。³⁸

只是，如此改以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來解釋美國的對外行為，卻會遭遇更多困難。如果政府效能不彰是擴張的限制，爲何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美國政府效能不彰之際，美國反倒能從大西洋岸一路擴張到太平洋岸？如果體系真的驅使美國繼續擴張以繼續增加安全，但美國

³⁷ 實際上，如今加拿大、墨西哥、偉內瑞拉，分別位居美國石油進口來源的第一、第三、與第四位。見：“Crude Oil and Total Petroleum Imports Top 15 Countrie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November 29, 2011, <ftp://ftp.eia.doe.gov/pub/oil_gas/petroleum/data_publications/company_level_imports/current/import.html>

³⁸ 詳見：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卻因為政府效能不彰而無法有效採取擴張，那麼當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政府效能上升後，美國又為何沒有順應體系的壓力繼續在西半球擴張，而選擇往遙遠的東半球擴張呢？如果強權是因為有能力而擴張，則隨著美國愈來愈強大，其能力也愈來愈強，擴張的幅度也應該愈來愈大才是，為何反倒愈來愈小呢？怎麼美國在比較弱小時擴張成地跨兩洋，比較強大時則只再拿下了阿拉斯加、夏威夷、波多黎各、與菲律賓，再更強大以後卻一無所獲？從此不難發現，使用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結果，是美國大部分時光的行為都不符合體系壓力的驅使，都得仰賴單元層級的解釋。

於是乎，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成為最後的選擇：美國在十九世紀中期擴張至太平洋岸之際，在體系中的安全就已是充足的，體系並不驅使美國繼續擴張，此後美國也沒有這樣大幅的擴張；核子武器的出現一開始雖衝擊了美國的天然屏障，使得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積極發展軍備、建立海外軍事基地，但隨著相互保證毀滅形成，冷戰也隨之降溫乃至於終結。亦即，採用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美國近一百多年來行為的大部分都可由體系因素來解釋，只有剩下的少部分才是不符合體壓力的例外，才需要訴諸單元層級的內政解釋。³⁹

³⁹ 美國近幾年面對中國的崛起，鼓吹亞太「再平衡」(Rebalancing) 政策，提倡所謂「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 ASB，目前已改名轉化成「全球公共空間進入與機動聯合概念」, 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JAM-GC) 算是類似的狀況。只不過，此次軍工複合體的運作並不成功，未能促使美國違背體系的驅使大舉擴張軍事支出。美國政府預算的強制減支 (Sequestration) 仍在 2013 年啓動，到 2020 年為止的國防經費將大致持平，佔經濟規模的比例遞減。可見：Robert S.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6 (November/ December 2012), pp. 70-82; Thomas P.M. Barnett, "Big-War Thinking in a Small-War Era: The Rise of the AirSea Battle Concept," *China Security*, Vol. 6 No. 3 (October 2010), pp. 3-11; Paul McLeary, "New US Concept Melds Air, Sea and Land," *Defense News*, January 24, 2015, <<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policy-budget/warfare/2015/01/24/air-sea-battle-china-army-navy/22229023/>>; Todd Harrison, "Analysis of the FY 2013 Defense Budget and Sequestr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August 24, 2012, <<http://csbaonline.org/publications/2012/08/analysis-of-the-fy2013-defense-budget-and-seque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16 Budget Reques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 2015, <http://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16/FY2016_Budget_Request_Overview_Book.pdf>, p. 1-5; Tyrone C. Marshall Jr., "Army Leaders Urge Congressional Relief From



伍、結語：怎麼證明？

當代有四種現實主義，攻勢新現實主義、守勢的新現實主義、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守勢的新古典現實主義。這四種不同的現實主義彼此爭論不休，但實非對一個相同狀況的四種不同競爭解釋，而是分別描繪了四種不同的狀況。在這四種現實主義所描繪的四種狀況中，經過比較取捨，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最適合用於解釋美國的對外行：地垮兩洋之後，美國廣土眾民又為遠海與其他強權所阻隔，再加上核子嚇阻，美國是舉世安全最充足的強權，體系並不驅使美國擴張，美國的擴張也的確很少，符合體系因素的解釋。在這大趨勢之中的小例外，才需要訴諸單元層級的內政解釋：美國之所以還是不時進行一些擴張，是來自那些能因為衝突獲利的團體，也就是「軍工複合體」有意或無意所塑造與鼓吹，這正是「攻勢崇拜」。

這樣的結論肯定會遭到質疑：如何能證明美國的擴張不是體系壓力的驅使，而是「軍工複合體」的私利所致？本文所採取的刪去法推理是不錯，但要直接證明美國這「內政不良」，可有具體的證據？不得不承認，這樣證據實在很難找到：美國的軍工複合體，若是有意識地為了私利而努力運作促使美國從事擴張，這得從其內部秘密通訊與文件來證明，但這根本無法合法地取得（除非監聽或竊取）；若是無意識地、已經自我催眠地，把軍工複合體的私利就當作是國家整體的公利，這種不自覺的過程更是不會留下任何證據。面對這樣舉證的困難，的確是需要後續的研究設法予以克服，但於此同時我們不妨也反過來想，在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從施奈得以降，被「指控」是體系中安全已有保障的強權，卻因為軍工複合體的私利這樣「內政不良」而掀起大戰的，是德國。這樣的「指控」又可有肯定的證據？所依靠的不也只是推理？⁴⁰為什麼推理可以用來指控德國，卻無法用來

Sequeste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6, 2015,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8467>>

⁴⁰ 施奈德的著作也是推理，從邏輯的缺漏、矛盾或跳躍，來駁斥各種環境迫德國擴張且擴張既容易又有利的論點（也就是他所謂的「帝國迷思」），進而主張德國的擴張



指控美國？相較於超級強權的美國，德國這樣一個地狹人稠、資源缺乏、又處在核子時代之前的中等強權，當他在二十世紀初成為歐洲首強之際，攻勢新現實主義對他的預期恐怕才最貼切：體系的壓力促使德國擴張成為超級強權。德國沒能掌握這個良機（1905 年日俄戰爭之時德國並未開戰）發動大戰，⁴¹採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加入單元層級內政因素，也正可以解釋這樣違反體系壓力的例外。但弔詭的是，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反倒被用來描述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安全的強權。⁴²

簡而言之，正因為美國已經是最安全的強權了，如果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強權是在安全已然充足的情況下，卻還因為內政的不良而發動擴張」的論點可以存在的話，不會有比美國更適當的例子。只不過，明白採取這樣論點的研究卻不多見。⁴³於此，更多的實證研究當然有必要，但在同時我們恐怕也必須正視，國際關係究竟是一個深受美國影響的學科，而這種影響有時也不自覺地讓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與價值判斷，干擾了客觀判斷。⁴⁴體系溫和但強權因內政不良而擴張，這種符合美國實況的「責難」並沒有落在美國身上；體系險惡但強權因為政府效能不彰而無法有效行動，這種違反美國實況的「讚許」卻被加在美國身上。如果國際關係這個學科，仍要繼續往科學化的方

是軍工複合體之間的勾結所致，但沒有提供任何直接證據能夠證明這種勾結，因為這些軍工複合體已被這些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帝國迷思」給催眠了。見：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pp. 66-75, 80-82.

⁴¹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10.

⁴² 美國之外，英國也是另外一個套用攻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例子。英國被認為在一次大戰前應該積極擴軍介入歐洲大陸，但卻因為內政上有強大反對擴軍的利益團體，而沒有如此行動。見：Steven E. Lobell, “War is Politics: Offensive Realism, Domestic Politics, and Security Strategie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2 (Winter 2002/03), pp. 165-195.

⁴³ 其實，「攻勢崇拜」一說在 1980 年代提出時，就很適合描述當時美國雷根政府的軍事擴張，但當時如施奈德的著作，主要卻是在指責蘇聯。見：Jack L. 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pp. 140-146. 少數敢於直指美國內政不良導致錯誤對外政策的重要研究，見：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⁴⁴ Steve Chan, “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 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3 (September 2010), p. 408.



向發展，我們就得時時對這樣的偏執現象有所警覺。



參考文獻

中文

- 王元綱，2003。「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年，頁 41-58。
- 林碧炤，1988。「國家利益與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學報**，第 6 期，頁 87-90。
- 信強譯，Waltz, Kenneth N. 著，蘇長和校，2003。**國際政治理論**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鄭端耀，2003/03-04。「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 2 期，頁 1-21。
- 鄭端耀，2005/01-02。「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 1 期，頁 115-140。

英文

- Barnett, Thomas P.M., 2010/October. "Big-War Thinking in a Small-War Era: The Rise of the AirSea Battle Concept," *China Security*, Vol. 6 No. 3, pp. 3-11.
- Bélanger, Pierre and Alexander Scott Arroyo, 2012/September. "Logistics Islands: The Global Supply Archipelago and the Topologies of Defense," *PRISM*, Vol. 3, No. 4, pp. 54-75.
- Brooks, Stephen G., 1997/Summer.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pp. 445-477.
- Cashman, Greg, 1993. *What Causes Wa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 Chan, Steve, 2010/September. "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 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3, pp. 387-412.
- Colin Elman, 1996/Autumn. "Cause, Effect, and Consistency: A Response



- to Kenneth Waltz,”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pp. 58-61
- Donnelly, Jack, 2000.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elstein, David M., 2002/Autum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pp. 1-40.
- EIA, 2011/11/29. “Crude Oil and Total Petroleum Imports Top 15 Countrie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ftp://ftp.eia.doe.gov/pub/oil_gas/petroleum/data_publications/company_level_imports/current/import.html](http://ftp.eia.doe.gov/pub/oil_gas/petroleum/data_publications/company_level_imports/current/import.html)>.
- Elman, Colin, 1996/Autum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pp. 7-53.
- Glaser, Charles L., 1997/Octob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pp. 171-201.
- Harrison, Todd, 2012/08/24. “Analysis of the FY 2013 Defense Budget and Sequestr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http://csbaonline.org/publications/2012/08/analysis-of-the-fy2013-defense-budget-and-sequestration/>>.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7.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Jack L. Snyder, 1984/Summ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pp. 108-146.
- Jervis, Robert, 1978/01.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pp. 167-214;
- Kaufmann, Robert G., 1994/Summer.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4, pp. 678-717.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gro, Jeffrey W. & Andrew Moravcsik, 1999/Fall. “Is Anybody Still a



-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pp. 5-55.
- Lobell, Steven E., 2002/Winter/03. "War is Politics: Offensive Realism, Domestic Politics, and Security Strategie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2 , pp. 165-195.
- Lynn-Jones, Sean M., 1995/Summer.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4 , pp. 660-691.
- Lynn-Jones, Sean M., 1998/Fall.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pp. 157-182.
- Marshall Jr., Tyrone C., 2015/03/26. "Army Leaders Urge Congressional Relief From Sequeste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_article.aspx?id=128467>.
- McLeary, Paul, 2015/01/24. "New US Concept Melds Air, Sea and Land," *Defense News*, <<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policy-budget/warfare/2015/01/24/air-sea-battle-china-army-navy/22229023/>>.
- Mearsheimer, John J. & Stephen Walt, 2007.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Mlyn, Eric, 1998. "U.S. Nuclear Policy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in TV Paul, Richard J. Harknett, James J. Wirtzt, eds., *The Absolute Weapon Revisited: Nuclear Arms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189-212.
- Powell, Robert, 1994/Spring.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 - 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pp. 313-344..
- Quester, George H., 1977.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Rose, Gideon, 1998/10.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 No.1 , pp. 144-172.
- Ross, Robert S. 2012/November-December.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6, pp. 70-82.
- Snyder, Glenn H., 2002/Summer. "Mearsheimer's World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pp. 149-173.
- Snyder, Jack & Keir A. Lieber, 2008/Summer. "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pp. 174-194.
- Snyder, Jack L., 1984.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 of 1914*.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ack,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liaferro, Jeffery W., 2000-2001/Winter.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pp. 128-161.
- Thayer, Bradley A., 2000/Fall. "Brin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pp. 124-151.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04/07.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pr/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02/0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16 Budget Reques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16/FY2016_Budget_Request_Overview_Book.pdf>.
- Van Evera, Stephen, 1984/Summer.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pp. 58-107.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 Waltz, Kenneth N., 1986.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22-345.
- Waltz, Kenneth N., 1988.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9-52.
- Waltz, Kenneth N., 1995. "Realism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21-37.
- Waltz, Kenneth N., 1996/Autum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pp. 54-57;
- Waltz, Kenneth N., 2000/Summer.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 1, pp. 5-41.
- Zakaria, Fareed, 1992/Summer.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pp. 177-198.
-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